蘇文忠公
文選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

堯舜之治也迦牟尼之禪也由基之射也秋之奕也藕季子之舌也淮陰侯之兵也王右軍之書也李太白之詩也吳道子之畫也東坡之文也其爲天地之

獨絕一也是以凡人之情忽近
而貴遠獨東坡先生雖其擯斥
摧挫流離窮戹而上自天子中
及友朋下至田夫野老外薄蠻
夷君長兄不莊誦先生之文者
卽其怨家仇人能陷之獄置之

黄州窮之儋耳至其文章一字
甫落海内傳誦如金玉之有定
價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當世
猶如此況後世乎怨家仇人猶
如此況文人墨士乎因授其
爲十六卷而付之梓雖然此猶

先生既刻諸集也先生有一部
秘集藏於宙合之内凡江山之
呑吐雲物之滅没鳥獸之鳴和
草木之參差俯仰有無在非先
生之文者學者所當靜觀而自
得也

鹿城徐開雍題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目

卷之一

○制策書疏 計五首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上神宗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徐州上皇帝書

卷之二

○書 計八首

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議學校貢舉劄子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郡劄子

卷之三

○劄子狀 計十五首

辨舉王鞏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副有司根治劄子

再乞郡劄子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諫買浙燈狀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論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轉對條上三事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薦宗室令畤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卷之四

○狀表 計三十四首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乞開杭州西湖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徐州賀河平表
徐州謝獎諭表
湖州上謝表

到黄州謝表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到常州謝表二首

登州謝上表

辭免起居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宣召入院狀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杭州謝上表

杭州謝放罪表 二首

賀坤成節表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表 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謝賜曆日表

謝賜恤刑詔書表 二首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謝兼侍讀表 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謝賜曆日表
謝賜衣襖表
到惠州謝表
到昌化軍謝表
提舉玉局觀謝表

卷之五

○內外制啓 計六十八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二首
賜太師文彥博上表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二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三首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二首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

章批答二首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事呂公著上表辭免

不許批答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

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

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

上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二首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户部尚書李常乞除淤邊一州不允詔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除呂大防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除范純仁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勛封食實封如故制

太常少卿趙瞻可户部侍郎

范子淵知峽州

王安石贈太傅

范祖禹可著作郎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韓繼夋億冀國公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頌刑部尚書

劉霆知陳留縣

范百祿刑部侍郎

司馬光祖法太子太傅

章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鮮于侁大理卿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

運副使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林希可中書舍人

克輩可遷郡防禦使

杜純大理少卿
王晳可知衛州
謝制科啓
賀楊龍圖啓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謝館職啓
賀韓丞相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賀韓丞相再入啓
謝監司薦舉啓
賀呂副樞啓
賀趙大資致仕啓
答試舘職人啓
答李寶文啓
登州謝兩府啓
賀時宰啓
謝賈朝奉啓

答杭州交代啓
答丁連州啓
答陳提刑啓
答彭賀州啓
答王幼安宣德啓
卷之六
○書計十九首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上劉侍讀書
上韓太尉書
上王兵部書
上梅直講書
黄州上文潞公書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上文侍中論强盜傷錢書
上韓樞密書
與劉宜翁書
與章子厚書
答畢仲舉書
答張文潛書

卷之七

○書計二十七首

答黃魯直書
答李端叔書
答秦太虛書
答陳師仲書
答謝舉廉書
答劉沔書
答李琮書
與李方叔書

與葉進士書
答李薦書
答李昭玘書
答毛滂書
與温公書
與王敏仲書
與毛維瞻書
與鄭靖老書
與滕達道書

答舒文堯書
與鮮于子駿書
答范蜀公書
與王慶源書
與李公擇書
與蔡景繁書
與王元直書
答趙昶晦之書
答賈耘者 二首

答言上人書

卷之八

○論計十九首

詩論

書論

禮論

春秋論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武王論
平王論
秦論一
秦論二
始皇論一
始皇論二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魯隱公論一
魯隱公論二
宋襄公論
卷之九
○論計二十首
伊尹論
范文子論
范蠡論

孫武論一
孫武論二
樂毅論
商君論
戰國任俠論
范增論
留侯論
張釋之論
賈誼論

鼂錯論

霍光論

諸葛亮論

孔子論

子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韓愈論

卷之十

○論計十七首

思治論
道德論
勢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續楚語論
小雅周之衰
大夫無逆事
猶三望

觀過斯知仁

刑賞忠厚之至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儒者可與守成

物不可以苟合

形勢不如德

禮以養人爲本

王者不治夷狄

劉愷丁鴻孰賢

卷之十一

○策問制策 計十八首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國學秋試策問一

國學秋試策問二

試館職策題一

試館職策題二

省試策問一

省試策問二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專任使

無責難
無沮善
卷之十二
策別十四首
敦教化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教戰守

去奸民
省費用
定軍制
蓄財用
練軍實
倡勇敢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卷之十四

○序記計二十六首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田表聖奏議序
鳧繹先生詩集序
樂全先生文集序
王定國詩集序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牡丹記序
晁君成詩集引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送水丘秀才序
送張道士序
送人序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南安軍學記
醉白堂記

墨妙亭記
墨君堂記
王君寶繪堂記
李君藏書房記
放鶴亭記
張君墨寶堂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淮陰侯廟記
李太白碑陰記

遊桓山記

卷之十四

紀贊頌計二十四首

蓋公堂記

莊子祠堂記

喜雨亭記

凌虛堂記

超然堂記

石氏畫苑記

石鐘山記
思堂記
雩泉記
眉州遠景樓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大悲閣記
四菩薩閣記
衆妙堂記
清風閣記

睡鄉記
傳神記
孔北海贊
文與可飛白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真贊
韓幹畫馬贊
磨衲贊
十八大阿羅漢頌

卷之十五

○賦說書後雜著計二十五首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天慶觀乳泉賦

灩澦堆賦

後杞菊賦

黠鼠賦

中山松醪賦

稼賦
剛說
六一居士傳後
書王子思詩集後
書東皐子傳後
書蕭永昇畫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孟德傳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鮮于子駿楚辭後
書柳子厚午賦詩
書韓魏公黃州詩
書劉廷式事
問養生
日喻
太息
藥誦
補龍山文

卷之十六

○碑銘墓誌祭文雜傳附本傳 計三十三首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温公神道碑
宸奎閣碑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三槐堂銘
德威堂銘

九成臺銘
擇勝亭銘
漢鼎銘
夢齋銘
徐州蓮華漏銘
六一泉銘
大別方丈銘
硯銘
邁硯銘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一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制策書疏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

或盤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每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

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滛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非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

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

名言

冷語說得可傷最足聳動人主

而天下衛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

人不敢道

妙甚

病功

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減

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仁宗仁厚柔緩故子瞻振厲在此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諷之勤）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矜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

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眾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暇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illegible]心劌骨之言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是臣子第一着極切要）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

仁廟時有此風

則又曰吾君能忘巳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巳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巳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巳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遺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

洞見小人情狀千古老姦何處生活

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

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
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
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
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董徙饑寒
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
洞見
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夷狄者未嘗
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
廷置靈武于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

吾朝之不復河套病亦坐此

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

議論詞采無不妙絕

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綿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

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知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鬆部當三復數語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内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貴其

皆讓爭以息訟而措刑者是郤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名言

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斂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

熯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

以創論推日蝕

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

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温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

論谷時政有見且最令人?廓

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
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喣
温燰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
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
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
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于汙儒之說此皆

至理

破千古之疑

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分曉

跛膂夫馳廢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塞

從上叙俗儒如此

似懈而不懈似累而不累古文轉落之妙

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日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遁（快絶）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分別）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

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箝髡箝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悼得妙)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

自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宜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寛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

此等處却似今策

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處置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

今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虛失於重此制錢

用錢當準此

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

言之痛矣

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

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君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

借古作結
筆端變化

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陵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

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内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王槐野曰綜核世務切中人情處學賈誼治安三策柔行緩步感發警悟處學范睢上秦皇書

顧瑞屏曰披攊忠藎通達國體斷非經生所及

徐文昭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

徐文昭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
矩句中鉤纍纍乎殷如貫珠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皇帝若曰、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

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
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
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
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
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
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
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

吉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

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

義正而詞强

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若心無奇奈何之言

曰毋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指荊公）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惮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

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
二三語抱綱大政功
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序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

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

切中當時

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言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

至當不磨

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

歎苦之氣

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

妙喻

冷語正可折荆公拘氣

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快論）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辭氣峻烈）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

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名言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

熙寧時棄[illegible]城長沙[illegible]矣

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討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國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

忠義之心
朗然動人

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
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
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
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
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
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
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泰已
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
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庶

當時諸臣爭言條例而上下不和故坡公言及

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

則吏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難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

娩而快

［折明快派文老］

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佼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

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捄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資

揮麈珠玉
開口雲霞

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觀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房琯之稱劉秩閻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

切中當時
判公論

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不

言極痛矣試問理財步畫畢竟何處下手此公尚未暢言之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于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言詩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歸震川曰借對諷諫而擘畫處更勝前首

李卓吾曰痛快

王弱生曰此策與策畧幾于兩截矣故特出知人一段而符堅王猛云云一一自破之其于神宗安石應病之藥也

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號況天下乎今天下
事久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固區區之忠惟陛下察
之臣謹昧死上對

論虞川曰借對議疎而筆畫處更勝前首

詞不迫切而意獨至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輙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看他風神轉折處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固結人心确乎者百萬年金湯計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並喻層見略不堆砌

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

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

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

總○斷

輕○轉○圓○緊○

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

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

名理名言

君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

（用昧法方流動）

（明切而婉）

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

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

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

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甚

具見先志藻鑑

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鄰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觸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

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違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

原言水

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
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
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
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
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
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
欲鑿空訪尋水利　　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擾凡所擘畫利害不　　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

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　無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與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

叉督

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户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責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

人情之語言可諫於君父

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
此道學
卿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
人所以不知人情
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稠弊太甚厨傳蕭然
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
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
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
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
快論
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
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

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

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寧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道破）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說出介甫病根）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可發哉

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毎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毎擧行然而買

人主讀到此豈不動心

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

訖使者回護法之不便特痛爲淋畫

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

何等慨切

洞晰官買之弊如照數鏡

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當之開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

奇○超○而○透○

設庸人之
為

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親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

名儒有本之論

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臣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商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精神全在呼吸助詞）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厤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厤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

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

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

雜引今古更明析

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

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慶
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
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日
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罷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嘗謂孝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皆凶器也

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
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
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
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
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
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
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

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

文氣悠

存綱紀在任臺諫持公道

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

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名言

諍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

妙絕

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惜[illegible]

此天下亦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
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
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袵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
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
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為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
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

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于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痛其詎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亦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

二轉十分淒惻感動

處被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察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

獨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墻○點○勢○政○御○怨

吳勉菴曰博洽之才經濟之學忠愛之氣炯炯篇端奇才之歎良非虛語

徐文昭曰指陳利害賈長沙也明切事情陸忠州

也奏疏中有數文字

蘇文卷之一終

瘖○聽○勢○政○聊○怨○

也琴瑟中有數文字